



分手前

〔斯洛伐克〕巴拉

严蓓雯译

巴拉（Balla）的作品是斯洛伐克文学场景里一个高度原创的声音，在他创作的这些荒诞的短篇小说里，有一群孤独、疏离、无法和他人交往的特殊人，他们经历了奇异的、常常是可怖的体验。巴拉获得了几个文学奖项，但他避开聚光灯，依旧生活在新扎姆基的当地小镇。他的近著包括《德·拉·科鲁兹》（*De la Cruz*, 2005）和《陌生人》（*Cudzí*, 2008）。2011年，他出版了中篇小说《以父之名》（*V mene otca*），2012年，又出版了《眼》（*Oko*）。《分手前》（*Before the Breakup*），收录《最佳欧洲小说2013》，由朱莉娅·舍伍德（Julia Sherwood）从斯洛伐克语译成英语。

米莎发现公寓里有什么东西。

是在客厅一角的电视机背后。但晚上，她给几天前出差的亚诺打电话，没提这件事。为什么要让他担心呢？他在亚洲大都市里，有别的事要操心。也许没有？疑心开始咬啮她：有一晚，她梦到丈夫在卡拉OK酒吧里，要跟贱货来一腿；尽管在那些场合，“贱货”会有别致的、更潮的称呼——米莎想不起来那个确切的词——她很肯定，她们都是贱货，干着下贱的勾当。

打完这个例行公事的电话，她在厨房一直坐到深夜，冰箱上的一盏小灯，照亮了她的手和手指，长长的影子，沿着地板和对面的墙壁爬行，米莎想，那么多人里，为什么这事情要发生在她身上？真的，不仅发生在她身上，也发生在亚诺身上——不过亚诺一无所知。或许他知道？他躺在什么酒店的床上，隐隐有点头绪？他在摩天大楼的二十层或三十层谈判，模模糊糊知道？

米莎长大的家庭，电视机背后从来没什么东西。她的父母从来没对她提过这样的可能，尽管他们喜欢当她面讨论邻居或同事的丑事。但也许，在他们的卧室里，他们也有这东西。他们从不许女儿进他们卧室。可不可能在他们卧室？他们出门度假时是不是带上了？他们经常出门，留下女儿和奶奶在乡下。

她走到玄关，给朋友打电话，她觉得需要跟人聊聊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。交谈中她答了几句，感到困惑：

“你是说，我得去看精神科医生？”

“当然。你得去。要都是你凭空想出来的呢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幻觉？你觉得我出现了幻觉？”

“但如果它根本不在那里呢？听你说的，它几乎跟衣柜一般儿大了……那么大的东西，电视机后面放得下嘛？”

“索娜，相信我，它在那里！”

“我怀疑。听着，你认识蒙蒂医生……”

“长胡子的那个？”

“不是，去爱尔兰酒吧的那个。”

“他坐在哪？”

“就坐在后面，环绕音箱下面。”

“我根本不认识他。”

“那你认识另一个，什么名字来着……帮我一起想想……”

“你是说拉蒂医生？”

“就是他。”

“但他不是精神科医生，他是心理医生。”

“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就初期而言，心理医生也许管用……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，初期？它真的跟衣柜一样大，你管这个叫初期？”

“我早跟你说了，它不可能和衣柜一样大。冷静。我肯定它小得多。”

“那你觉得它有多大？”

“让我们达成一致，最多火柴盒那么大。绝对一丁点儿。”

“听着……你过来看一下怎么样？”

“不可能，我来不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过来吧！求求你！帮帮我。”

“怎么帮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而且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这里也有点棘手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你能说说吗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我要你帮我个忙，你就突然说不出话了。小声说都不行吗？”

“我可以小声说。不过我该小声说啥？你最好再过去看看……”

“我已经看了它一整天了。实际上……不是一直看着，我现在看着窗外呢……而且……在美发店的门旁边……你知道我说的地方……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门旁边。那里有什么？”

“那里……”

“说呀，有什么？”

“没有！什么也没有！你不明白吗？它不在那里。它只在这里，在电视机后面。如果都是我想出来的，我为什么不想它在外面的呢？我告诉你为什么：就因为它不在外面，只在这里。你在撒谎。”

“我怎么撒谎了？”

“你说你只能小声说话。这会儿，你对美发厅门边有什么那么好奇，都开始嚷嚷了。还真好奇。你觉得那么有意思，是因为你自己也去那家美发厅。看来，你唯一愿意听我讲，不怪我疯了，就是事情跟你有关的时候咯？”

电话挂断了，那一声让人心里很不舒服。

米莎在餐桌边坐下，拿起一面镜子，打量自己苍白面孔上的苍白肌肤。它在厨房的夜晚熠熠发亮。眼睛，鼻子，嘴巴，嘴角。沉思中，米莎又继续查看自己的肩膀、胸部、双腿。从每样整体来说，几乎很难跟别的这样的整体区分开来。或许只在有些时候，亏得有衣服，可以把它们扔在一边，浑身赤裸，露出特定的整体。浑身赤裸？是的：看看你自己是谁！站在镜子跟前，从外部看清自己，深入地看！让内部跟上。跟上内部！

米莎站起身，又坐了下来。

她又直挺挺地坐在厨房里。

几天后，亚诺回来了，包往门厅一放，脱下鞋，进了浴室，冲了个澡，然后，用一大块厚厚的浴巾擦干全身，进了客厅。她站在门边等他。脑子里想着贱货和卡拉 OK。也想着自己，自己的

角色。她现在是该飘到天上，梦眼迷离，快乐幸福？或者该让镇静剂、冥想或心理医生来包办一切？她后退一步，让亚诺过去。他在扶手椅里一屁股坐下，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。闪烁的蓝光从黑暗中勾勒出物体的形状。

就在那时，亚诺看见了。

它慢慢地、阴险地、势不可挡地移动着。亚诺一言不发。他的脸像撑开的面具，包在骨头架上。直到他老婆冲他歇斯底里地嘟囔，他才有所反应，说，在他看来，这让客厅比以前更舒服了，他用这话遮遮掩掩，就好像它是一幅珍贵的藏毯。米莎逃出街区，给索娜打手机。她气喘吁吁：

“我什么都知道了！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“它在你那里也出现了！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法说话！它在盯着你！它在听你说话！它在长大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没什么话要说吗？”

“我告诉过你了，我没法说话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小声说。”

“是的，它在我这里也出现了。但那是好久以前了。现在它不长了，不过，我得承认，它也没变小。我们已经习惯了。随它去了。听着，我知道你的感觉。碰到新情况，一开始很难忍受……但真的是新情况吗？好吧，我知道你从来没想到过这个。你从来没想过……要看到这个样子的它。什么女人会等着看到这样的东西啊？我希望这不会发生在你身上——不会发生在你和亚诺身上。上次你打电话来，我以为你可能有点夸大其辞了。因为，在我们

这里，它长得没那么快！皮托和我在一起六年了，我们才第一次看见！但时代变了，生活变快了……我知道我可能词不达意，但事实是，世界变快了，所以你和亚诺……尽管你们在一起只有两年——是两年吧，是吗？还是三年？不管怎么说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它发生得更快了。哦亲爱的，我想我落在时间后面了。”

“索娜，我爱你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但为什么你非得就瞒着我这个秘密？”

“我说了：我希望它不会发生在你身上！”

“你爹妈怎么样？在家里，你自小长大的家里……他们也有问题吗？你懂我的意思。”

“当然。我们这地儿每家都有。我记得克罗帕奇一家，他们为此不得不搬家：它简直就是直接把他们从公寓里挤出去了。有天早上，它伸进了门厅。你能想象情况有多脆弱吗？确实存在着理想主义，而你公寓门口杵着什么东西？你和孩子不得不睡在外面台阶上？我爹妈收留了他们的孩子几天，他们待在我的房间里，但我不喜欢他们，他们整天在哭。顺便说一句，它最终变成克罗帕奇一家的好事了：它到处跟着他们；末了他们住到布拉格斯蒙契夫的工人宿舍，但有一天晚上，它胀开了，整栋屋子炸裂了，吵醒了半座城市，这丑闻让他们采取了激进步骤：移民。如今他们在西方过着美妙的生活，她在意大利，和孩子们住在一起，他在瑞士的什么地方。一过边境他们就分手了。你明白吗？这事关生死。但事实上，这样的情况，总是事关生死。”

“但为什么妈妈从来没暗示过哪怕一点点？”

“女人就这样：虽然我们看得见——事实上从一开始就看得见——事情是怎样发生的，会怎样不可避免地结束，我们还是希

望……还是犯着同样的错误。我们就是不会吸取教训。典型的这样子。哪怕看见我们父母落了个什么结局，也没有阻止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我们和我们孩子身上。时间一到，我们从最开始就逼着他们对他们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情。像什么强迫症，你没感觉到吗？”

“索娜！我想我要发疯了！”

“正是。你要发疯了，但没人注意到你疯了。这是集体疯狂。你跟别人没什么两样。每个人都疯了，你又怎么诊断疯狂呢？”

米莎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好几个星期，她在公寓里闷闷不乐。

她可以看见它从电视机后紧盯着她。甚至，不是从电视机后面，而是从电视机下面，这会儿，它又浮在电视机上面，就像泳池气垫上的度假游客，来回摇晃。

米莎站在阳台上。

米莎靠在火炉边。

米莎甚至梦到在真正的、纯粹的乡间漫步。

不管她碰巧在哪里，她都在想她和亚诺真正希望从对方身上获得的究竟是什么。不管她在哪儿，她还在想她怎么能进壁橱，她结婚前，她就把大箱子放在那里面，因为，如今它已经占据了整个房间，挡住了壁橱的路。情况特别糟时，在第十三和第十四根烟之间，在从阳台往下充满渴望地看着街道，和看着对面高楼、看着那些跟她自己相仿的牢房般窗户之间，在平静的放弃和安详的恐怖之间，除了那些更重要、更基本的事物，米莎想，你还需要一个伴侣，替你扣上项链的搭扣，而你需要一条项链来找到一个伴侣。